

母亲节专题

我写 我画——我的妈妈



艺术范儿的老妈

王春波 文/绘

关于妈妈最“远”的记忆，大约是在我三四岁。有一天晚上爸爸去参加他为数不多的应酬，妈妈陪我背古诗，从骆宾王的《咏鹅》开始，一遍一遍，妈妈陪着我背诵。妈妈在医院工作，我很小的时候她还时常值夜班，那时候觉得妈妈很忙。小时候我经常感冒发烧，有时晚上需要隔一段时间吃一次药，所以跟我爸对于吃药的斗智斗勇总是难免的，那些日子里就老是希望妈妈在家，因为她对让我如何吃药似乎很有一套。

十八岁之前，我妈在我心里只有一个身——母亲。在我妈身上有中国式家长的影子，我妈在家休息的时候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有时还会研究糕点饮品美食的菜谱，比起在外面下馆子，她更喜欢把馆子“搬”到家里。她喜欢把盘子装满，在她眼里好像只有这样我和老爸才能吃饱。我妈还喜欢把食物批量化生产，好吃的东西总是一次做很多，她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既经济实惠还吃到满足的方式，对此我总喜欢说她不够浪漫……

从小学开始，开家长会的总是我爹，但管我学习的是我妈。对于我妈身上典型的“中国家长”的影子，反映到我身上的就是小学的家长会我总是不想让她参加，我总怕她参加完家长会对我的“审判”也会接踵而至。不过，之所以说我妈有着“中国家长”的“影子”，是因为我爹是非典型中国家长，他并不看重我的学习成绩，但其实后来我才发现他的不看重又是另一种方式的看重，不过这是后话。所以就这样在我爹的不断“渲染”下，我妈也逐渐改变了她的策略，因此对于家长会后的“暴风雨”，在我家最多是乌云密布，暴雨未至，还算和谐。对于爸妈在教育我学习上的不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数学老师布置的口算题，需要家长检查完签字，我妈在家的时候总能帮我检查纠正错误，看我改后再签字，但如果她上夜班需要我爹检查签字的时候，这个从纠错到签字的过程总会变得很短暂，起初我以为是我学习进步了，后来才发现是我爹压根没检查，他让我自己检查完了再给他，他只负责签字。

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她与天下父母一样对于自己孩子的独有爱意，我妈不善表达，她总是通过默默的付出表达她的内心，她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我和我爹。因为她很少在家里提起工作，我时常忘记她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只记得她是我的妈妈，那个爱我的人，我不知道我该用怎样的言辞来形容这些爱。

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那年假期我犯了急性肠胃炎，需要去妈妈医院打针，她下班陪我挂吊瓶的时候，正前方在准备打吊瓶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健壮男人晕针，突然倒地，妈妈和几位在附近的叔叔、阿姨马上跑过去抢救，担架车也立刻被拖了过去……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医院最真实的急救情景，也在那时，我突然发现妈妈在母亲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医护人员的身份。

2020年初春突然暴发的疫情，使得医务人员冲到了一线，妈妈平日在家不常响起的手机在那段日子里晚上也总是接到工作上的电话，在疫情最为严峻的那段时间里，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当时的那句：“这就是我的职业，我们如果都过去了，病人怎么办？”

我妈妈虽然不善表达，但她的实际行动总能击中我心底的软肋，她总能记得我在不经意间提起的想要做或者想要吃的，她总是怕我喝水少了，她还总喜欢不厌其烦对我说多穿点别冻着……

我为我是我妈的孩子而感到幸运，在感谢她将世界上最普通最朴实无华的母爱给予我的同时，我亦想用我的画面将她脸上的岁月留下，我描绘母亲的水彩《春光年华》也是在这样的思索下完成的。画面对于我的意义就是将母亲似水流年的时光，记录在画布的方寸之间，刻画母亲的芳华岁月。

不是说浑源出美女吗？祖籍浑源的我妈真就是美女，天生丽质。这从我妈年轻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待我仔细端详我妈时，我妈已变成了老妈。厚厚的泛黄的相册中有一张老妈着新疆服饰的舞台照。我现在还时常逗老人家表演一下，老妈便表演，很好看。还有一张是在北戴河照的，老妈坐在长城的垛口子上，眯着眼睛，笑得阳光灿烂，风卷起她的秀发，一个词儿——飒爽英姿啊。我把这些漂亮的照片装裱了摆在家，老妈很高兴，还唱歌了。

老妈出生在大户人家，是家中的老幺，无忧无虑，啥也不会。实话实说，老妈算是下嫁给了父亲，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泥腿子”，在城里卖苦力。正是由于父亲的能干，让老妈这一笨的特点一直发扬到今天。

老妈的笨还表现在既没知识也没技术。在上世纪公私合营时，老妈到了工厂，做了一名抡大锤的女工。老妈的手脚应是在舞台上绽放的，但命运让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沉香的松香（肥皂制作原材料之一）被卸下了车，需用大锤砸碎用大锅炉熬，老妈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我是见过那大锤的，在我儿时的眼中，比巨灵神的斧锤还要大。老妈就用她那单薄微弱的气力，一锤一锤，无休止地敲打。那时是三班倒的工作制度，我印象最深的是夜班，无论春夏秋冬，车间里总是蒸汽沸腾，老妈就在那迷离的水汽与明暗不定的灯光中，一锤一锤地敲击着生命的节奏。

再往后应该是老妈50岁以上了，实在抡不动大锤，被调到了办公楼打扫卫生。但厂子很快萧条下来，空荡的楼道内往往就只有老妈一人爬上爬下，进进出出上到楼上楼下、厕所水房。有时阳光从狭小的窗子映进来一个小方块，楼道里黑黢黢的，老妈孤独的身影在长长的、昏暗的走廊里一闪一闪，随着墩布一前一后地运动着，慢慢地拖出一片片干净明亮的生命印记。

厂子彻底倒闭后，老妈也退休了，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子，现在已经改天换地成了省会城市的新地标。老妈每每谈起那时厂子风光时的盛况，就欢愉得像个孩子。而我记得的是老妈把茄子去皮，放在铝制的饭盒中，利用上班时间放在大蒸炉内蒸，中午或晚上就有蒜拌茄子吃了，味道好极了。还有就是凌晨或深夜，老妈下了班，拉扯着迷迷糊糊的我们兄弟俩，在月光下，在夜色间，在雪地里，在风雨中往家里赶。

私下我总认为老妈对我最好，无论小时候还是现在，虽然我不是老小。小时候只要我要钱买书，老妈总是给我的，现在还攒下了一部分那时买的书。

现在老妈一打电话，总说忙了就不用回来了。早先我真以为是怕影响工作，不让回去看她老人家，后来反应过来，是老妈想我们了。可见老妈并不笨，巧得很。老妈没有知识，也没有技术，但有文化。

老妈非常漂亮，现在依然是这样，在同辈的老太太堆里，老妈是最具艺术范儿的。艺术范儿的母亲，母亲的艺术范儿，我以一个画家的视角，主观地艺术地表现了一个历经岁月，渐入耄耋的，但不畏风霜，勇于面对的老妈的形象。祈望天下所有的母亲，快乐幸福！安康长寿！

2003年8月27日
凌晨，刚在病榻上过完七十大寿没几天的父亲永别了我们；三年后的8月17日上午9时刚过，我的儿子来到大家身边；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距成都百余公里的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几桩大事母亲全部亲历，又都悉数从容面对。其间，她还住了几次医院，一次切了发炎的阑尾，一次切了阻塞的胆管。

善良、宽厚、明智且又豁达的母亲什么事都不争，生活中遇着困难或问题从容淡定，事后还特别想得开。“你爸走之前给我说，今后的好日子还长，得替他好好过！”有一次，她曾这样对我说。只是，阳台上那几十盆花花草草，它们差不多是在母亲这二十多年精心培育下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妈妈，周末跟我们去都江堰吧。”近年来，面对我这样的提议，一般都会得到她肯定的回绝：“不去，那些花草没人浇水，会干死的。”

其实不过至多两三天时间，怎么会呢？但是从不固执的母亲却毅然决然。没法，我只好打消念头。

母亲每天总是定时去阳台舀水浇花。上午，她吃罢早饭后先从楼下开始，用半干的拖把将红漆地板细细拖一遍，待到楼上的房间拖完，她去到阳台也把地面拖了，再拧开自来水洗拖布。之后，舀起水池里洗了拖布的水逐盆逐盆地把花草给浇了。她得意地告诉我，地板天天拖也不太脏，用清洗水浇花既节约还不伤花草——就像直接用自来水就不如天上的雨水，哈哈。

那楼下小阳台的呢？我故意问。用头天的淘米洗菜水，沤一沤，有营养。母亲微微笑道。

熬过冬天，花园里丛生的杂草迅速长起来。雨季一到，那些绿油油的生灵被风一吹更是风姿绰约，袅娜娉婷。“妈妈，您看，那些红土被绿毯子盖住了。”一天午后，我推开工作室的玻璃门，踱进花园，兴奋地对跟在身后的母亲道。“嗯，好是好，可它们长得太快了！到时会吸了地里的养分，影响柠檬、枇杷、桂花、腊梅和竹子的生长。再想拔掉，会很吃力的。”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知道母亲这次带来了南瓜籽。去年秋天收成了毛豆后，在把藤蔓和豆萁凉干烧成草木灰时遗漏了几颗顽皮的豆子，它们现在已经夹杂在野草中冒出了头。即将年满八十三周岁的母亲换上专门下地穿的耐克鞋，戴了白花蓝底的土布遮阳帽，从墙角盥洗池下面取把小铁锹，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花园。黄昏，天上飘来乌云，霞光不再，天色顿时暗了下来。我停下手中的画笔，走到门边，对已经用双手拔除了花园大半杂草的母亲说：“别太累了，明天再说。”

是夜，我择了几张白天抓拍的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不出所料，引来许多祝福和赞叹。当然，也有不解的杂音：你竟然好意思让那么大岁数的老娘帮你锄草种地做家务。

花园里
吴克勤 文绘



背景图为王亚中手绘《孕育》